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梁谿漫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梁谿漫志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提要

臣等謹按梁谿漫志十卷宋進士費袞撰袞字補之無錫人其書雜記見聞詳貫賅洽足資考証之助在宋人說部中頗稱精審其論史事數條尤多前人所未發如謂漢田蚡唐崔器之得疾涉於禍福報應史家當削而不

書辨漢高祖即臥内奪韓信軍為不足信論姚崇序進郎吏明皇不應為怠心之萌皆具有特識非摭拾陳言取盈卷帙者可比按宋史藝文志載是書作一卷而此本卷首附開禧初國史院牒文已作十卷則宋志一字誤也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梁谿漫志序

前輩之學不徒為空言也施之於用然後為言故掌制作命則言抗疏論諫則言知人安民矢謨則言舍是而有言焉所謂垂世立教者則亦不得已云爾予生無益於時其學迂濶無所可用暇日時以所欲言者記之於紙歲月寖久積而成編因目以漫志嗟夫竟何謂哉顧非有用之言且非有所不得已譬之候蟲逢秋自鳴自止識者當亦為之歎笑耶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梁

谿費衮補之序

近見費補之 衮 梁谿漫志紹興間韓蘄王自樞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馬數童飄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蘇仲虎尚書宴客蘄王徑造其席喜甚醉歸翌日折簡謝餉以羊羔且作二詞手書以贈蘇公緘藏之親題其上云二關三紙勿亂動淳熙丁未蘇公之子壽父 山 丞太府攜以示蘄王長子莊敏公莊敏以示予字畫殊傾欹然其詞乃林下道人語莊敏云先人生長兵間不解書

晚年乃稍能之耳嘉定改元莊敏公次子樞密承旨帶
御器械以二詞石本見示益信梁谿之説但詞中一二
字不同耳昔人有競病之詩及塞北烟塵之句雖皆可
稱殆未有超然物外如蘄王之曠達者也中元日四門
樓鑰書

國史實録院牒國子免解貴進士勘會本院恭奉聖旨
指揮編修高宗皇帝孝宗皇帝光宗皇帝三朝正史令
有合申請事開具下項内一項一令來編修三朝正史
合要文臣卿監武臣刺史以上宗室大將軍應生前事
迹墓誌行狀碑誌奏議文集及前後所得聖語幷御筆
文字等參照修纂及官雖卑或事有可紀者亦合立傳併
乞朝廷劄下諸路轉運司行下所管州軍監縣鎮嚴限
子細搜訪抄録申發赴院以憑參修施行伏候指揮六

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劄付院當院今訪問得國子免解貢進士衮有所著梁谿漫志十卷須至公文牒請遵從已降聖旨指揮抄録前項所要文字點對無差漏申發赴院以備參修使用不請違滯故牒開禧二年二月日牒

梁谿漫志卷一

宋 費袞 撰

本朝殿閣建官

本朝因殿建官今見於除拜者曰觀文曰資政曰端明觀文本舊延恩殿也慶歷七年以文明殿名犯真廟謚改為紫宸明年丁文簡罷政為紫宸殿學士御史何郯言紫宸不可為官稱於是改延恩為觀文殿置學士然明道初重建八殿皆易其名已改崇德為紫宸天和為

觀文矣資政則自景德中王冀公罷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至於端明則始於後唐明宗國初改殿為文明而學士仍領端明之職太平興國中併改學士為文明殿學士雍熙初又改文明殿為文德明道間改承明殿曰端明復置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建後人改端明曰延和然迄無拜文明學士者蓋禁中已無此殿矣其實與端明本只一殿也此外又有集英殿止置修撰右文殿政和五年改集賢為右文始為集賢院則有學士洎建則易

官爲修撰矣政和四年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殿學士
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五年置宣和殿學士宣
和元年改宣和殿爲保和建官亦同至建炎戊申復以
延康爲端明殿學士述古爲樞密直學士保和之除則
止於宣和之末自龍圖至煥章七閣皆藏祖宗謨訓與
祕閣並建官均號貼職然祕閣有修撰而無待制學士
惟天章閣初止除待制後亦遽止至今不除學士等官
葢難於稱呼與紫宸之意同也又有翰林侍讀學士侍

讀學士自元豐廢而元祐復元符又廢至紹興六年范元長冲始除翰林侍讀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之下而恩數如之乾道末職制令刪去客學則八年一除胡承公世將至今亦闕不除

宰輔沿革

國初宰相凡三員皆帶職首相為昭文館大學士次監修國史次集賢大學士皆平章事其後除拜不常至嘉祐時始只兩相元豐改官制宰相始不帶職而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其後或兼或否又置左右丞以行參知政事之職政和初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靖康復改太少宰為左右僕射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侍郎中書侍郎為參知政事而廢左右丞至乾道末始改僕射為左右丞相蓋用漢制云

廷魁入相

自建隆至紹興末廷魁凡八十四人而入相者止六人

呂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憲庠何丞相㮚梁文靖克家而王李梁三相皆再入文穆凡三入云

宰相出處

本朝宰相出處之盛前輩備記之矣自中興至于淳熙戊申宰相二十八人再入者九人朱呂秦趙張湯陳史梁宋次道記趙中令以來未五十而相者六人而自建炎以來尤衆范丞相覺民登庸時纔三十二張忠獻三十九秦忠獻四十二李丞相伯紀四十五其他未五十而相者比

比可數也

監修提舉國史

祖宗時凡三相首相昭文次監修國史次集賢昭文雖首相始得之然但虛名獨監修國史有職事為重也若止除兩相則首相監修趙中令獨相以集賢監修久乃遷昭文薛文惠沈恭惠並相薛領監修而沈領集賢其後畢文簡寇忠愍亦然乾興元年令馮魏公專一切提舉監修真宗實録於是又增提舉之名至天聖中詔王沂

公監修先朝正史又别勑命之提舉於是監修提舉始分而為二職矣紹興初吕忠穆公再為首相差提舉修國史乞改命輔臣蓋是時但修日歷例指為國史而提舉日歷前此亦或命他官故忠穆引辭詔不允初監修之職自元豐王岐公以來久不以入銜至是始有提舉之命其後朱忠靖獨相監修趙忠簡張忠獻並相時范元長修史忠簡以親嫌乞改命忠獻監修忠獻引故事當命首相忠簡既罷忠獻始帶監修而秦忠獻獨相以

監修兼提舉自是而後凡兩相則首相監修次相提舉或首相闕而次相已提舉則命叅知政事權監修廹次相轉廳則改充監修而命右相提舉或不拜右相則命叅知政事權提舉相位皆虛則監修提舉悉以叅政攝事云

宰相父子襲爵

吕文靖初封申公其子正獻亦封申韓忠獻初封儀公其子文定亦封儀本朝父子為相獨此兩家且襲其爵

亦盛事也

封國當避

嘉祐中胡文恭公建言太宗封晉王至真宗封壽王乃陞壽為大國在晉國之下景德三年詔壽宋梁趙四國自令不得更封而晉反不在禁封之科魏仁浦追封晉王寇準嘗曰晉是藩邸舊封令以為贈典非所宜天禧四年乃封丁謂為晉公葢有司之過也陛下建國於昇宜進為大國而與晉皆無得封從之然予嘗考之真宗始

封韓王而曹襄悼富文忠皆封韓公仁宗始封慶國公而王黼白時中皆封慶公紹興辛酉秦師垣轉䕶亦封慶公有司皆失於檢照也隆興元年十二月湯丞相轉䕶自榮國亦進封慶乃始辭避詔改封岐云

三省勘當避諱

舊制三省文字下部勘當本謂之勘會嘉祐末曾魯公當國省吏避其父名改為勘當至今沿襲省中出敕舊用準字輒去其下十字或云蔡京拜相時省吏亦避其

父名然王禹玉父亦名准而寇莱公亦嘗作相不知書勑避諱自何時始也近年稍稍復舊

樞密置使

祖宗時樞密置使則有副使置知院則有同知院樞使知院二者未嘗並除熙寧元年七月陳秀公自大名入西府時文潞公吕惠穆為使韓康公邵安簡為副使神宗以秀公三至樞府欲稍重其禮乃以為知院事元樞並除自此始元豐四年以樞密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

止置知院同知院餘悉罷紹興丁巳正月詔宥密本兵之地用武之際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使副使其知樞密院事同知院簽書並仍舊於是秦忠獻以宰相入為樞密使自後除使者多自知院而遷至於副使則八年除王敏節庶十一年除岳武穆飛自是久不除授矣

都督宣撫等使名

故事二府總師為宣撫使其次曰招討宣撫有副使有

判官其次又有制置經制等使中興以來建使為多大者以宰相為御營使為都督或為宣撫兼處置使次相或執政為御營副使大將皆為方面宣撫使亦或為御營副使或招討使次為招撫使執政或從官為大帥者帶制置大使安撫大使有營田處帶營田大使從官亦或為招撫使都統制等官則或為都巡檢使或充某處捉殺盜賊制置使或止充捉殺使或裂數州或止一州為鎮撫使其名不一惟都督非宰相不除獨趙忠簡公

知樞密院爲之蓋初除川陝宣撫執政謂與蜀中諸帥使名無異乃亟改爲都督紹興辛巳壬午命執政出使亦止爲督視隆興癸未張忠獻亦以樞密使爲都督然前爲相時嘗督師矣明年湯丞相爲都督楊武恭副之未幾就除都督前此未有蓋其官爲太傅錫爵爲王故特命之

二府總師

中興外攘之際以宰相執政總師建炎己酉二月首以

呂忠穆公為同簽樞充江浙制置使是年五月張忠獻公以樞密同知為川陜京西湖北路宣撫處置使明年以京西湖北相去遼遠又已分鎮始全付以川陜之任紹興壬子四月忠穆以宰相都督江淮等路諸軍開府于鎮江未幾還闕以朱忠靖為同都督辭不拜乃以孟庾權同都督四年八月趙忠簡公以知樞密院為川陜宣撫處置使尋改都督川陜荆襄諸軍事將行而張忠獻公再入西府乃命忠獻行邊五年二月忠簡忠獻並

相皆帶都督置司行在所忠獻復出蕩平湖寇六年正月又詔忠獻視師七月再視師以都督行府為名忠簡特居中總政事中外相應竟不復行也

同知簽書虛位

元豐官制樞密院之副有同知有簽書除授雖不皆同時然未嘗頻年虛位紹聖元年五月劉仲馮自簽書出知真定自是不除簽書政和元年九月王襄自同知出知亳州自是又不除同知宣和六年蔡懋始以同知副

蔡攸凡同知虛位者十三年簽書虛位者三十年政和間童貫乃以宦寺為簽書然纔三月遽躐為領院矣

功臣號勲官

唐文武臣有賜功臣號有勲官本朝因之自神宗不受尊號吳丞相冲卿因乞罷功臣號馮當世在西府亦言之遂詔管軍至諸軍班衛内帶功臣者並罷而勲官至政和中亦罷紹興六年執政議復舊制賜功臣號以示勸奬於是諸大將以次賜號惟勲官則自紹興癸丑始

命禮部尚書洪擬翰林學士綦崈禮討論舊典甲寅歲大理寺丞韓仲通繼以為言丙辰歲廟堂又請武臣有邊功者帶勲以旌之下吏部立法至庚申歲議者又以為言復下之有司八年間凡四議之然卒無賜勲者迄今惟外夷加恩則賜勲如故葢國初檢校官憲銜與賜勲之類皆襲唐官職故不之改也

大禮五使

本朝郊祀五使沿唐及五代之制大禮使用宰相儀仗

使用御史中丞頓遞使又增橋道之名用京尹禮儀使唐本以太常卿為之及鹵簿使則以學士及他尚書為之大中祥符中東封五使皆命輔臣以重非常之禮天聖二年親郊晏元獻以翰林學士為儀仗使薛簡肅以御史中丞為鹵簿使議者以為非故實治平二年當郊以賈直孺中丞為鹵簿使賈遂引故事以請乃以為儀仗使元符郊祀禮儀使以下改差執政官然自後五使自宰執外繼以從官之長或使相為之

攝官典禮

故事冬至祀圜丘攝太尉掌誓百官攝侍中進玉幣并奏請致齋及輦輅前奏請政和以左輔右弼易侍中中書令大禮行事以左輔攝事靖康詔三省長官並依元豐官制自是復初紹興癸丑上昭慈謚孟信安以攝太尉奉册於是權太常少卿江端友言漢唐以來太尉乃三公之官故命宰相執政攝之以重其事政和以後降太尉不得為三公今雜壓乃在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之

下而奉册寶猶稱攝太尉自上攝下名實不相副蔽不以三公奉册不應典禮遂詔今後攝三公行禮自是皆攝太傅乾道壬辰既改左右僕射為丞相删去侍中中書尚書二令淳熙初復有詔侍中中書令雖已删去每遇大禮並仍攝事貴存舊名以備禮文乙巳之冬舉行慶壽禮王魯公以首相攝太傅梁鄭公以次相攝侍中周益公以樞密使攝中書令重盛典也自是率遵行之

唐故事宰臣每於閤内及延英奏論政事退歸中書惟知印宰臣得書其日德音及凡宰臣奏事付史館名時政記其後議者謂所奏事非一端移數刻之久或但記出己之辭而忘同列之對恐有遺漏乞令宰臣人自為記國初以扈蒙之言詔盧多遜録時政月送史館然迄不能成書太平興國末直史館胡旦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皆置時政記周顯德中密院置内庭日歷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内庭日歷詔自今軍國政要並委參

知政事李昉撰録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史館昉因請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時政記奏御自昉始端拱二年中書門下建言所録時政記縁御前殿樞密院以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無由聞知乞差副樞二人抄録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共抄録送中書同修為一書以授史官然止送中書未得自為記也大中祥符五年王欽若陳堯叟在西府乃請别撰不附中書其後不止宰相與密院凡執政人人皆自為

書而所記益廣然循襲一季之例或半年始送著作往往愆期妨於修撰紹興初始命每月終錄送著作院云

臺諫見政府

祖宗時臺諫得見政府而不得自相往來如王沂公親諭韓魏公近日章疏甚好范文正公爭郭后面與呂許公辨呂獻可爭濮議面與韓魏公辨司馬溫公乞立皇子親見魏公納劄子張橫渠至中書見王荆公爭新法之類韓魏公問陳師道洙司馬近日論何事答以彼此

臺諫不相往來不知所言何事是已其後臺諫得相往來而不得見政府吕汲公對簾前以備位執政不敢與言事官相通遂令范淳父諭旨於劉器之是臺諫已不可見政府矣蘇子由王彦霖諸公擊吕吉甫會議于興國浴室院則臺諫相見無所拘也今沿襲此制云

梁谿漫志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梁谿漫志卷二

宋 費衮 撰

文武官制

文武官制自元豐政和更新其後增改亦不一因合而書之以備稽考云元豐三年初行文臣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為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為特進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為銀青光祿大夫左右丞為光祿大夫元祐右銀青光祿大夫宣

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為正議大夫通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正議大夫）給事中為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為太中大夫祕書監為中大夫中奉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左中散大夫）光祿卿至少府監為中散大夫太常至司農少卿為朝議大夫奉直大夫（大觀新置元祐右朝議大夫）六曹郎中前行為朝請大夫中行為朝散大夫後行為朝奉大夫員外郎前行為朝請郎中行及起居舍人為朝散郎後行及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太常

國子博士爲承議郎太常祕書殿中丞著作郎爲奉議郎太子中允賛善大夫中舍洗馬爲通直郎著作佐郎大理寺丞爲宣德郎政和改宣教光禄衛尉寺將作監丞爲宣義郎大理評事爲承事郎太常寺大祝奉禮郎爲承奉郎祕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爲承務郎崇寧初又因刑部尚書鄧洵武有請以留守節察判官換承直郎節度掌書記支使防團判官換儒林郎留守節察推官軍事判官換文林郎防團推官監判官換從事郎

以録事參軍縣令為通仕郎以知録事參軍知縣令為登仕郎以軍廵判官司理司法司户主簿尉為將仕郎五年改太廟郊社齋郎為假將仕郎政和六年又詔舊將仕郎已入仕不可稱將仕可為廸功郎舊登仕郎為修職郎舊通仕郎為從政郎尋又以假版官行於衰世始從版授葢非真官於是却以此三官易假授官以處未入仕者假將仕郎去假字為將仕郎假承務郎為登仕郎假承事承奉郎為通仕郎云政和二年易武選官

名內客省使為通侍大夫延福宮使為正侍大夫宣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履正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協忠大夫（政和六年增置）景福殿使為中侍大夫客省使為中亮大夫引進使為中衛大夫翊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親衛大夫（政和六年增置）四方館使為拱衛大夫東上閤門使為右武大夫正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宣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履正郎（政和六年增置）協忠郎（政和六年增置）中侍郎（政和六年增置）客省副使為中亮郎引進副使為中衛郎翊衛郎（政和六年增置）親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拱衛郎（政和六年增置）東上閤門副使

為左武郎西上閤門副使為右武郎皇城使為武功大夫宮苑使左右騏驥使内藏庫使為武德大夫左藏庫使東作坊使西作坊使為武定大夫（尋改武顯）莊宅使六宅使文思使為武節大夫内園使洛苑使如京使崇儀使為武略大夫西京左藏庫使為武經大夫西京作坊使東西染院使禮賓使為武義大夫供備庫使為武翼大夫自皇城副使至供備庫副使為武功郎至武翼郎（今呼武功大夫以下為正使武功郎以下為副使）内殿承制為敦武郎（淳熙改訓武）内

殿崇班為修武郎東頭供奉官為從義郎西頭供奉官為秉義郎左侍禁為忠訓郎右侍禁為忠翊郎左班殿直為成忠郎右班殿直為成義郎（尋改保義）三班奉職為承節郎三班借職為承信郎三班差使為進武校尉三班借差為進義校尉下至軍大將等易為副尉殿侍為下班祗應及吏醫官名有差

翰苑降詔

故事近臣有所請乞辭免其從與違皆當令學士院降

詔建炎掌故者省記凡請乞辭免惟不允者始降詔紹興初呂忠穆公乞二子任在外宫觀趙忠簡公謝任伯乞朝見並從所請而無詔書綦叔厚時為學士引故事論之取判公内制荅富鄭公乞判汝州韓魏公乞判相州東坡内制荅文潞公呂正獻辭免拜安厚卿辭遷官諸允詔以為据從之尋又言近年急於除用人材並無降詔之禮乃或有如敢遷延重寘典憲指揮非待賢之道望舉行故事凡六尚書及翰林端明殿學士以

上職任與曽任宰相執政官若自外除授或被召應赴行在者並令尚書省日下報學士院須降詔書以示待遇之禮且使外任近臣有所取信以離其官守制可於是禮文稍稍復舊

學士不草詔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駮本朝富鄭公在西掖封還遂國夫人詞頭自是舍人遂皆得封繳元祐間東坡在翰林當草文潞公吕申公免拜不允批荅及安厚卿辭遷官

宗晟辭起復詔旨以為未當不即撰進具所見以奏朝廷多從之蓋學士實代王言視外制為重命令有所未蹔舍人猶得繳還豈親為内相者顧乃不可固應執奏以示守官之義理則然爾

知制誥不試而命

歐陽公歸田録載知制誥不試而命者楊文公陳文惠及公凡三人蓋誤也實始於至道三年四月真宗念梁周翰夙負詞名令加奬擢乃不試而入西閣自國初以

來不試而命者周翰實為之首而楊公繼之葉少藴左丞夢得避暑録話乃謂周翰與薛映梁鼎亦皆不試而用此亦誤映鼎葢與大年並命者獨大年不試而後命云

學士帶知制誥

翰林學士帶知制誥本於唐制唐自開元末改翰林供奉為學士院專掌内命號為内相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

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但備顧問恭侍行幸而已唐自有知制誥以中書舍人或前行正郎為之本朝亦自有知制誥如錢若水蘇易簡皆自知制誥入為翰林學士然唐之學士必帶知制誥之三字者所以别其為作文書之學士也若本朝翰林學士未始有不作文書者則帶知制誥徒成贅爾元豐改官制失於删去况知制誥自掌外制天禧末欲罷寇忠愍政事名知制誥晏元憲示以除目元憲辭以臣掌外制此非臣職是也建炎

元年謝任伯叅政克家除翰林學士以知制誥犯祖名為言有旨權不繫知制誥三字任伯力辭言翰林學士祖宗時若兼領他官止與職名同元豐官制既行專典内制則必帶知制誥三字此不易之制也詎可輒緣微臣輕有改革卒辭不拜然元豐以前省臺寺監皆領空名則固與職名同官制既行賜之以階而省臺寺監各還所職則翰林學士自應專典内制矣何必更帶知制誥三字為哉任伯第不詳攷爾

北門西掖不以科第進

北門西掖之除儒者之榮事也其有不由科第但以文章進者世尤指以為榮熙寧則韓持國崇寧則林彥振皆嘗直北門紹興初徐師川俯賜出身為翰林學士任世初申先蘇仲虎符皆賜出身為中書舍人而呂居仁本中賜出身兼掌內外制乾道淳熙以來韓无咎元吉王嘉叟秬劉正夫孝韙皆以門蔭特命攝西掖而劉正夫有名試之命因力辭言國朝之制詞命之臣皆先試

而後命自渡江以來廢而不舉今方修故事恐弗克稱塞雖可其奏然攝詞命幾三年乃罷

二史扈從

二史立螭舊多服緑者謂之一點青其職曰記言記動則人主起居之際皆所當侍而遇乘輿行幸未嘗扈從此亦闕文近歲始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從駕乃合建官本意

三館館職

唐三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是也五代卑陋僅於右長慶門築屋數十間為三館國初太平興國二年度地在昇龍門東北一新之以三館新修書院為崇文院大中祥符八年又於左右掖門外建院天禧初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為額天聖九年乃徙三館于崇文院前列三館後建祕閣修史藏書校讎皆具職也中興以來復建祕書省而三館之職歸之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本朝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紹興初猶仍此稱蓋舊典也

秘書省官撰文字

故事朝廷有合撰樂章贊頌敕葬軷祭文夏國人使到驛燕設教坊白語刪潤經詞及回答高麗書並送秘書省官撰葢學士代王言掌大典册此等瑣細文字付之館職既足以重北門之體且所以試三館翰墨之才異時内外制闕人多於此取之所謂館職儲材意葢本此

檢校官

檢校官葢唐制本以為武臣遷轉之階至祖宗時特崇

重之凡文臣為樞密使副必以檢校官兼正官為之大中祥符五年王冀公欽若以吏部尚書陳文忠堯咨以戶部尚書為使晁文元當制誤削去檢校太傅詔並存之自後王景莊嗣宗曹襄悼利用為副樞又用趙韓王例不帶正官直以檢校太保為之獨太平興國中石元懿熙載止以戶部尚書充使乾興中錢思公惟演亦以兵部尚書為使當時以為有司之失檢校之階凡十有九三少而上有六等後雖樞廷不復帶然自節度使而

遷者必除檢校官葢節鉞之上止有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遂至少保所以必除檢校官者葢祖宗重惜名器之深意爲之等級不肯輕畀以三孤之任也自檢校尚書而下亦或以爲散官熙寧中祖無擇責授檢校工部尚書其後東坡黄州之貶亦檢校水部員外郎此比頗多

百官謚命詞與否

故事百官謚不命詞政和以來有不經太常考功議而特賜謚者始命詞紹興三年陳去非叅政與義在西掖

引故事以請乃詔今後特恩賜謚命詞給告餘給敕其後應太常考功定謚者亦徑陳乞賜謚例多命詞朝論以為言止坐議狀給告雖特恩得謚者亦然然今之從臣磨勘轉官尚應命詞特恩賜謚乃人主非常之澤所宜命詞以示褒寵若法應定謚者則當坐議狀給告可也至淳熙丁未陳魏公賜謚正獻梁鄭公賜謚文靖乃特詔命詞給告云

文正謚

謚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謚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謚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為文正其實非本謚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謚不易得如此其為厲世之具深矣

臣下姓謚多同

臣下謚多同蓋以節行適相當固難於相避然其間有

姓謚皆同者往往稱謂紊亂嘗攷之本朝有兩王文康（溥 曙）兩張文定（齊賢 方平）兩張忠定（詠 乖）兩陳忠肅（瓘 過庭）兩劉忠肅（摯 珙）兩李忠愍（中官 若水）兩朱忠靖（舜舉 諤）兩王恭簡（勝非 嚴叟）兩韓魏公謚忠獻（韓宗魏謚忠憲趙閱道謚清獻趙剛中）挺之謚清憲字雖不同聲音亦相紊也

外夷使入朝

外夷使入朝所過郡長吏例送迎張安道鎮南京高麗使經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

其後韓玉汝鎮潁昌亦言交趾小國其使人將過臣境臣嘗備近弼難以抗禮按元豐中趶以兵官餞以通判使副府謁其犒設令兵官主之請如故事從之仍詔所過郡凡前宰相知判者亦如之蔣穎叔帥熙河西使卒于中國柩過其境官屬議奠拜穎叔獨曰生見尚不拜奈何屈膝向死者乃奠而不拜識者是之故事外夷國王來朝宰相出笏見之使者則否紹興初高麗使入貢宰相乃出笏見之非故事時翟公巽為叅政嘗以為不可

明年復入貢始檢會張安道例下之經由州郡云

知軍州事

太守謂之知某州軍州事者言一州之軍事州事無所不統也而或遇朝廷一時推行申嚴之事往往皆以繫銜如隄岸遞角之類彼既長是郡則一郡之事皆所當為似不須一一入銜也

都廳簽廳

州郡簽廳舊謂之都廳歐陽公尹師魯在錢思公幕中

有都廳閑話是也宣和辛丑尚書省公相廳改為都廳

内外都廳並行禁止懐安軍奏本軍都廳乞以簽廳為

名從之詔諸路依此簽廳之名所由始也

謁刺

熙豐間士大夫謁刺與今略同而於年月前加一行云

牒件狀如前謹牒後見政宣間者則去此一行其間有

僧官叅監司亦只書實官如提刑宣德之類其末稱裁

旨此風尚淳古焉

座主門生

唐世極重座主門生之禮雖當五代衰亂典章隳壞之餘然故事相仍此禮猶不敢廢在唐知舉所放進士以已及第時名次為重和凝舉進士及第時第五其後知舉選范質為第五質後拜相封魯國公官至宫傅皆與凝同當時以為榮裴皥久在朝廷宰相馬裔孫桑維翰皆皥禮部所放進士也後裔孫知舉放榜引新進士詣皥皥喜作詩曰門生門下見門生世世亦榮之維翰已作

相當過皐皐不迎不送人問其故皐曰我見桑公於中書廳寮也桑公見我於私第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以為當

梁谿漫志卷二

梁谿漫志卷三

宋　費袞　撰

入閤

唐有入閤之制本朝因之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叅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

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習見既久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唐明宗初即位御史中丞李琪請復朔望入閤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故歐陽公譏之本朝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

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閤自後屢踵而行之太平興國二年詔以八月一日入閤會雨而止又以入閤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於是命史館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淳化二年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奏疏其略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

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册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内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閤即隻日常朝之殿也東晉太極殿有東西閤唐置紫宸上閤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巳南面向明紫微黄屋至尊至重故廵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鈎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閤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閤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黄麾金吾

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閤門入故謂之入閤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閤甚非憲度竊見長春殿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創此殿以為上閤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雙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叶常經今輿論乃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聞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

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時特開延英名對或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臣欲望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霪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名對宰臣常衆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淳化三年五月甲午朔御文德殿百官入閤舊制入閤惟殿中省細仗隨兩省供奉官先入陳

於庭太宗以為儀衛太簡命有司更設黄麾仗其殿中省細仗仍舊從新制也大中祥符七年四月令有司依新定儀制重畫入閤圖有唐朝職官悉改之從東上閤門從魏昭亮之請景祐元年二月知制誥李淑上時政十議其第十議乞修起入閤之儀寶元二年仁宗謂輔臣曰唐有入閤禮今不常行其久廢不講抑不可以行於今乎於是叅知政事宋庠奏疏曰比蒙聖問有唐入閤之儀今不常行臣退而討尋故事夫入閤乃有唐隻

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謹案唐有大内又有大明宫在大内之東北世謂之東内而謂大内為西内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宫制度尤為華備宫之正南曰丹鳳門門内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册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閤亦曰内衙隻日常朝則御之據唐制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殿既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閤門

也若以國朝之制則今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閤本意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殿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喚仗自東西閤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相合但今之諸殿比於唐制南北不相對值此為殊耳故後來論議因有未明又按唐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别開延英若今假日御崇政延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閤而叔世離

亂五代草創大昕之制更從簡易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或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之相傳入閤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也如閤門有儀制敕雜坐圖耳是何足為希濶之事哉況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閤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閤差舛尤甚葢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朝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竊恐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預加商榷以

正舊儀而議者以今之殿閤與唐不同遂不果行至熙寧三年五月壬子用宋敏求王岐公等議始詔朔望御文德殿立仗而罷入閤儀入閤之本末如此

元祐黨人

吾州蒼梧先生胡德輝珵嘗對劉元城歎息張天覺之亡元城無語蒼梧疑而問之元城云元祐黨人只是七十八人後來附益者不是又云今七十七人都不存惟某在耳元城為此言時實宣和六年十月六日也葢紹

聖初章子厚蔡京卞得志凡元祐人皆籍為黨無非一時忠賢七十八人者可指數也其後每得罪於諸人者駸駸附益入籍至崇寧間京悉舉不附已者籍為元祐姦黨至三百九人之多於是邪正混殽其非正人而入元祐黨者益十六七也建炎紹興間例加褒贈推恩其後而議者謂其間多姦邪令日子孫又從而僥倖恩典遂有詔甄別之

前輩行卷之禮皆與剌俱入蓋使主人先閱其文而後見之宣和間蒼梧胡德輝見劉元城尚仍此禮近年以來率俟相見之時以書啟面投大抵皆求差遣匄私書干請乞憐之言主人例避謝而入袖退閱一二見其多此等語往往不復終卷彼方厭其干請安得為之延譽士之自處既輕而先達待士之風至此亦掃地矣

氏族

氏族之譌久矣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三者實

一姓也自分為三派寖遠寖忘則為三姓矣退之所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揚子雲於蜀無他揚今此揚姓不復見亦皆雜於楊矣錢鏐有吳越吳越之人避其諱以劉去偏傍而為金王審知據閩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皆從省文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夏侯則曰侯鮮于則曰于如此之類甚多相承不已複姓又將混於單姓矣唐永貞元年十二月淳于姓改為于

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至今二千無復可辨如豆盧蓋唐大族欽望琢華皆嘗為相而此姓今不復見其殆混於盧邪

王文貞壻入蜀

王文貞公為相長女壻韓忠憲例當守遠郡得洋州公私語其女曰韓郎入川汝第歸吾家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他日使人指韓郎緣婦翁奏免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忠憲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予竊謂王公此舉於

當國則甚公於處家則似未盡且婦從夫者也死生禍福宰當同之今其夫特為遠郡遽俾其女歸享安佚之樂而使其夫獨被遐征之勞豈所以教為婦之道哉唐李晟正歲崔氏女歸寧責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以待賓客即卻之不得進晟武人尚知此為公計者政使其女不肯遠適尤當以義責使偕行使人知公雖父子之愛亦不肯容其私益彰至公之道則於為國處家之際兩盡其至矣

司馬温公讀書法

司馬温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而公晨夕所常閲者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曝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於啟卷必先視几案潔净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慮觸

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屠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當宜誌之

高密辭起復

文選載李令伯乞養親表云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讀者惻然動心元祐三年高密郡王宗晟起復判

大宗正事連章力辭其言亦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東坡時直禁林當草荅詔見其䟽而哀之因入劄子乞聽所守詔從之

范淳父字

范淳父内翰之母夢鄧禹來而生淳父故名祖禹字夢得溫公與之帖云按鄧仲華傳仲華内文明篤行淳備輒欲更表德曰淳備既協吉夢又可止訛且與令德相應未審可否次日復一帖云昨夕再思淳備字太顯而

盡不若單字淳臨時配以甫子而稱之五十則稱伯仲亦猶子路或稱季路是也如何如何予因是推之劉仲原父貢父錢穆父皆只一字或謂仲原父用程伯休父三字之法非也伯休父亦只一字耳葢伯仲與甫之類本語助特後世以便於稱謂非以表其德也凡今以伯仲甫子之類為助者皆取單字葢亦古之遺意焉爾

射鴈堂

閒樂先生陳公伯修師錫在太學與了翁友善一日同

集宗室淄王園中有鴈陣過相與戲曰明年魁天下者當中首鴈伯修引弓射之一矢中其三了翁不中須臾又有鴈陣過焉了翁射之亦中其三伯修笑曰公其後牓耶了翁曰果然當為公代其明年徐鐸榜伯修果以第三人登第後三年了翁登第亦第三人皆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果相與為代因名便廳為射鴈堂先是了翁將唱第問投子山道者云我作狀元否應曰無時一有時三了翁惘然莫測是歲時彥魁天下了翁居其三

閬樂異事

閬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録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録以進即有仙官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

筆硯有一青冊公方沉吟閒僊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毁者亦備載無遺公即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項則十字裂如小兒顚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剌數十將別親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相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

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有狀丐掛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荅迨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趺坐而一

足猶未上命其子為收之繞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着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洎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黄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仙官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葢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為列

星其可信矣

元城了翁表章

今時士大夫論四六多喜其用事精當下字工巧以為膾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輩表章固不廢此然其剛正之氣形見於筆墨間讀之使人聳然人主為之改容姦邪為之破膽元符末劉元城自貶所起邵鄆當過闕公謝表云志惟許國如萬折之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之而無慍坐是遂不得入見大觀間陳了翁在通州

編修政典局取尊堯集了翁以表繳進其語有云愚公老矣益堅平險之心精衛眇然未捨填波之願後竟再坐貶此二表於用事下字亦皆精切而氣節凛凛如嚴霜烈日與退之所謂登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者似不侔矣

王定國記東坡事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讎怨不能奪李定鞫治東坡獄正急一日將朝忽於殿門謂同列曰蘇軾

誠奇才也衆莫敢對定曰雖二三十年前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即荅無一字差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此恐未必然按東坡自熙寧初判公行新法自是詩語多及新法之不便元豐二年言者論其作詩譏諷遂得罪相距止十年耳不至二三十年也籍使能記二三十年作詩文之因人皆可能似不足為東坡道也定國記此特愛東坡之過云爾

梁谿漫志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梁谿漫志卷四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錄監生臣桑英

謄錄監生臣劉澐

梁谿漫志卷四

宋 費衮 撰

東坡教人讀檀弓

東坡教人讀檀弓山谷謹守其言傳之後學檀弓誠文章之模範凡為文記事常患意晦而辭不達語雖蔓衍而終不能發明惟檀弓或數句書一事或三句書一事至有兩句而書一事者語極簡而味長事不相涉而意脉貫穿經緯錯綜成自然之文此所以為可法也

東坡識任德翁

蜀人任孜字遵聖以學問氣節雄鄉里兄弟皆從老蘇游東坡所謂大任剛烈世無有疾惡如風朱伯厚者其後在京師有哭遵聖詩云老任况豪俊先子推輩行又云平生惟一子抱負珠在掌見之齠齓中已有食牛量其子後立朝果著大節即德翁也東坡眼目高觀人於齠齓間已能如此妙矣夫

東坡西湖了官事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則自湧金門從一二老兵泛舟絕湖而來飯于普安院徜徉靈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辯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年九十餘幼在院爲蒼頭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東坡改和陶集引

東坡既和淵明詩以寄潁濵使為之引潁濵屬藁寄坡自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其下云嗟夫淵明隱居以求志詠歌以忘老誠古之達者而才實拙若夫子瞻仕至從官出長八州事業見於當世其剛信矣而豈淵明之拙者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古之君子其取於人則然東坡命筆改云嗟夫淵明不肯為五斗粟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餘年為獄吏所折困終不能悛以陷大難乃欲以桑榆之

未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然子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攷也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葢未足以論士也此文今人皆以為頴濵所作而不知東坡有所筆削也宣和閒六槐堂蔡康祖得此槀於頴濵第三子遜因録以示人始有知者

東坡教人作文寫字

葛延之在儋耳從東坡遊甚熟坡嘗教之作文字云譬

如市上店肆諸物無種不有却有一物可以攝得曰錢而已莫易得者是物莫難得者是錢令文章詞藻事實乃市肆諸物也意者錢也為文若能立意則古今所有翕然並起皆赴吾用汝若曉得此便會做文字也又嘗教之學書云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胷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胷中天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嘗為作龜冠詩送其行葛以語胡蒼梧

蒼梧為記之此大匠誨人之妙法學者不可不知也

東坡謫居中勇於為義

陸宣公謫忠州杜門謝客惟集藥方盆出而與人交動作言語之際皆足以招謗故公謹之後人得罪遷徙者多以此為法至東坡則不然其在惠州也程正輔為廣中提刑東坡與之中外凡惠州官事悉以告之諸軍闕營房散居市井窘急作過坡欲令作營屋三百間又薦都監王約指使監生同幹惠州納秋米六萬三千餘石

漕符乃令五萬以上折納見錢坡以為嶺南錢荒乞令
人户納錢與米並從其便博羅大火坡以為林令在式
假不當坐罪又有心力可委欲專牒令修復公宇倉庫
仍約束本州科配惠州造橋坡以為吏孱而胥横必四
六分分了錢造成一座河樓橋乞選一健幹吏來了此
事又與廣帥王敏仲書薦道士鄧守安令引蒲澗水入
城免一城人飲鹹苦水春夏疾疫之患凡此等事多涉
官政亦易指以為恩怨而坡奮然行之不疑其勇於為

義如此謫居尚爾則立朝之際其可以死生禍福動之哉

東坡緣在東南

東坡平生宦游多在淮浙間其始通守餘杭後又為守杭人樂其政而公樂其湖山嘗過壽星院恍然記若前身游歴者其於是邦每有朱仲卿桐鄉之念謫居於黄凡五年移汝既去黄夜行武昌山上回望東坡聞黄州鼓角凄然泣下賦詩云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來不

辭遠尋上章乞居常州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醻唱皆以卜居陽羨為言晩自儋北歸愛龍舒風土欲居焉乃令郡之隱士李惟熙買田以老已而得子由書言桑榆末景忍復離別遂欲北還頴昌作書與惟熙云然其緣在東南終當會合願君志之未易盡言也至儀真乃聞忌之者猶欲攻擊遂不敢兄弟同居竟居毗陵以甞緣在東南之語乃爾明驗古之偉人自能前知所謂有開必先者不假

數術也

東坡卜居陽羨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自儋北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之游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買一宅為錢五百緡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新第既得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一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歟

吾將問之遂與部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若坡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家有一居相傳百年保守不敢動以至於我而吾子不肖遂舉以售諸人吾今日遷徙來此百年舊居一旦訣别寧不痛心此吾之所以泣也坡亦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緡所得者也坡因再三慰撫徐謂之曰嫗之舊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當以是屋還嫗即命取屋劵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日迎母還舊第竟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

毗陵不復買宅而借顧塘橋孫氏居暫憩焉是歲七月坡竟歿于借居前輩所為類如此而世多不知獨吾州傳其事云

東坡嬾版

東坡北歸至儀真得暑疾止于毗陵顧塘橋孫氏之館氣寖上逆不能卧時晉陵邑大夫陸元光獲侍疾卧内輟所御嬾版以獻縱横三尺偃植以受背公殊以為便竟據是版而終後陸君之子以屬蒼梧胡德輝為之銘

曰參沒易簀由蹬結纓斃而得正匪死實生堂堂東坡斯文棟梁以正就木猶不忍僵昔我邑長君先大夫侍聞夢奠啟手舉扶木君戚施匪屏匪几詒萬子孫無曰不祥之器

毗陵東坡祠堂記

東坡自黃移汝上書乞居常其後謝表有買田陽羨誓畢此生之語在禁林與胡完夫蔣穎叔唱和有云惠山山下土如濡陽羨溪頭米勝珠賣劍買牛吾欲老殺雞

為泰子來無又云雪芽我為求陽羨乳水君應餉惠山晚自儋耳北還崎嶇萬里徑歸南蘭陵以殁蓋出處窮達三十年間未嘗一日忘吾州者而郡無祠宇奠謁之所邦人以為闕文乾道壬辰太守晁疆伯（子健）來始築祠於郡學之西塑東坡像其中又於士夫家廣摹畫像或朝服或野服列於壁間而晁侍郎（公武）為之記其略曰公武聞諸世父景迂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黄門銘其

壙亦非實録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温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斥逐出其遺意稱蔡確謗譏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遷擢章子厚之賊害忠良而謂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詆誣善類而云公嘗汲引之嗚呼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忠清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謾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為解而輒載其事惟公當元

祐時起於譎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為賢從者訾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為不肖皆有為而發豈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耶後世不知其然惟斯言是信則為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迂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記成彊伯刻石為二碑一置之郡齋一置之陽羨洞靈觀用

杜元凱之法葢欲俱傳不朽其措意甚美然東坡公之名節固自萬世不磨矣

武臣獻東坡啟

東坡帥定武有武臣狀極朴陋以啟事來獻坡讀之甚喜曰奇文也客退以示幕客李端叔問何者最為佳句端叔曰獨開一府收徐庾於幕中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堂下此佳句也坡曰非君誰識之者端叔笑謂坡曰視此郎眉宇間決無是語得無假諸人乎坡曰使其果然

固亦具眼矣即為具名之與語甚歡一府皆驚竹坡老人周少隱紫芝聞之李端叔嘗記其事

東坡戴笠

東坡在儋耳一日過黎子雲遇雨乃從農家借篛笠戴之著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羣吠竹坡周少隱有詩云持節休誇海上蘇前身便是牧羊奴應嫌朱紱當年夢故作黃冠一笑娛遺迹與公歸物外清風為我襲庭闈憑誰喚起王摩詰畫作東坡戴笠圖今時亦

有畫此者然多俗筆也

東坡荔支詩

東坡食荔支詩有云雲山得伴松檜老霜雪自困楂梨麄常疑上句似汎此老不應爾後見習閩廣者云自福州古田縣海口鎮至于海南凡窐上木松檜之外悉雜植荔子取其枝葉蔭覆彌望不絶此所以有伴松檜之語也

東坡用事對偶精切

東坡詞源如長江大河洶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駭可愕而於用事對偶精妙切當人不可及如張子野買妾詩全用張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詩用古戰場日五色皆當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飲作詩戲之用徐邈孟嘉飲酒事仍各舉當時全語以為對其通守餘杭日答高麗使私覿狀云歸時事於宰旅方勞遠勤發私幣於公卿亦蒙見及發幣一事非外夷使者致饋之故實乎

退之東坡用先後語

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友朋或差若先後人多不知先後之義練塘洪慶善吏部興祖引前漢志云見神於先後宛若其注云兄弟妻關中呼為先後予觀東坡徐州謝上表云信道直前曾無坎井之避立朝寡助誰為先後之容或疑先後不可對坎井蓋不知亦出於此也

東坡文效唐體

東坡之文浩如河漢濤瀾奔放豈區區東縛於隄防者

而作徐君猷祭文及徐州鹿鳴燕詩序全用四六效唐人體而益工益以文為戲耶

東坡録沿流館詩

東坡在翰林被旨作上清儲祥宮碑哲宗親書其額紹聖黨禍起磨去坡文命蔡元長別撰玉局遺文中有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其題云紹聖中得此詩於沿流館中不知何人作也戲録之以益篋笥之藏此詩乃東坡

自作葢寓意儲祥之事特避禍故託以得之味其句法則可知矣

石屋洞題名

臨安石屋洞崖石上有題名二十五字云陳襄蘇頌孫奕黄灝曾孝章蘇軾同遊熈寧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内東坡姓名磨去僅存髣髴葢崇寧黨禍時也

柳展如論東坡文

東坡歸自海南遇其甥柳展如閎出文一卷示之曰此

吾在嶺南所作也甥試次第之展如曰天慶觀乳泉賦詞意高妙當在第一鍾子翼哀詞別出新格次之他文稱是舅老筆甥敢優劣邪坡歎息以為知言展如後舉似洪慶善慶善跋東坡帖具載其語

貶所敬蘇黃

元祐黨禍烈於熾火小人交扇其焰傍觀之君子深畏其酷惟恐黨人之壓點汙之也而東坡之在儋僧守張中事之甚至且日從叔黨棋以娛東坡洎張解官北歸

坡凡三作詩送之曾直之在戎戎守彭知微每遣吏李珍調護其逆旅之事無不可人意當是之時而二守乃能如此其義氣可書張竟以此坐謫云

昌化盛事

東坡眉人貶昌化任德翁亦眉人後亦貶昌化張才叔贈德翁詩云儋耳百年經僻陋眉山二老繼驅除德翁和云身投魑魅家何在澤逮昆蟲罪未除蘇任兩公同